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六

總錄部一百五十六

天津圖書館藏

天津圖書館藏

疾疹 襍厭 假告

疾疹

夫人肖天地而生含五行之氣故陰陽不和神靈不清則百疾生焉是故洪範謂之六極墨子記其多方若繇此而途絕婚姻之禮終身沈瘳至於短折者死此乃仲尼感衛疾有將殺之患良可悲也

魯季孫行父禿

晉欽克眇

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手僂

冊府元龜

楊文里
林氏耕
心山房
延津閣

去新彙之
興斯疾之

荀偃郟也痺疽生瘍於頭痺疽瘡病日出齊景公疥遂疔疔疾期而不瘳

卜商字子夏夫子弟子喪其子而喪其明

衛瓘不立惡疾也瓘衛侯之兄

冉伯牛曾人有疾孔子問自牖執其手惡疾不欲持其手曰喪也疾不欲故持其手曰喪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再言之甚痛惜之甚褚

師聲子衛大夫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聲子譏

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鞵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瘡疾若見之君將殺

之殺立也左丘明魯人失明

漢杜欽目偏育蒺陵林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

冠謂欽為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

二寸由是京師更為欽為小冠杜子夏而新為大冠杜子夏欽

優游不仕以壽終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馮立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武帝聞之徙為平原太守

班伯成帝時為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

養病

後漢李通素有消病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

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從光武至懷病廬在上前廬發帝曰聞壯

士不瘳漢大將軍反瘳病邪

杜篤仕郡為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魏鍾繇有膝疾位至太傅

卞蘭消渴疾位至游繫將軍散騎常侍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楹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於論儀嘉其才即白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當與女何况但眇乎仕為右刺姦

賈逵為弘農太守後為太祖丞相主簿逵前在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守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瘰愈太

晉杜預患瘰位至鎮南將軍

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位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為侍中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闕不復求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慶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裴楷有渴利疾位至中書令加侍中

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謐嘗不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仕又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永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瘡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酸友重於今困劣終不仕

趙孟字長舒善清談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山玄山允皆濤之子玄不仕允為奉居都尉並少疴病形其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敢受詔

庾袞字叔褒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入林慮山中塗眩發倚巖而坐拄杖將起跌墜崖而卒

謝安子安石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哉手掩鼻以敷之位至太保

王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與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

魏詠之生而免缺仕至荊州刺史

殷仲堪吏部尚書師之子也父嘗患耳聰聞狀下蟻動謂之牛

闕病積年仲堪為晉陵太守衣不解帶執葉揮淚遂眇一目習鑿齒為栢温荊州別駕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名其典釋道安俱與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

宋何尚之為臨晉令高祖令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政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

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南齊巴陵王寶義為揚州封晉安王寶義少有癈疾不堪出入間故帝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置佐石頭

梁周興嗣為給事中興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

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乎疏治疽方以賜之其
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
史中丞

何歎少時掌患渴

陳徐世譜為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

後魏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學願因跛而後步因寒而徐
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長孫子彥末年疾發學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患疾如此唯
以自明世無良醫悞其死矣掌聞故疾螻地蝨之不痛試為求
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号叫俄而腫
死

北齊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文宣天保初於以為中書郎遇疾資產
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暈引遠坦平無私為士流所愛
歲時共瞻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唐鄧玄挺患消渴人困號為鄧渴

封常清細瘦白類腳短而跛

盧照鄰為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為事後
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疾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
風甚為文士所重照鄰既沈痼孳瘵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
遂自投潁水而死

李洧正己之從父也正以死其子納犯宋州洧以其州歸順無
何皆發疽得稍平乃太具糜餅飯僧於市洧乘平肩輿自臨其
場市人歡呼洧驚疽潰於背而卒僧左僕射

漢張沆為翰林學士沆雖曠疾出入金門五六年隱帝未揚史
遇害翌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知盜殺史公其
盜獲否是時恟懼之次聞者笑之

禳厭

天災流行歷代時有禳檜之術往冊攸傳蓋天因咎徵之或興
以厭當而為法六祈之義所以號變而徵福五行之氣所以克
勝而迭至斯乃祝社祿而求永貞者也則有識洞幾微藝臻高
妙明春秋之祥異辨洪範之徵符不假命龜如指諸掌若乃五
材汨亂六極交作孽非自構殃由外興繇是稽考休嘉式照康
靖厥應如響信而有徵其或命屯數失其德踰矩敗類致寇蹈
非速禍雖鑿巫祝之循其可以救歟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陽其止雨反是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行
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勇之越巫也史失其名武帝時栢梁災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後起屋

必用勝服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賈惠河陽人為河內掾邑以息夫躬以宜陵侯執國未有茅宅

寄居丘亭也丘空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謂欲盜之惠往過

躬殺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射夜自

被髮立中庭向北斗七招指祝盜或招或指所以
求福排禍也

後漢郭憲光武建武七年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

東北舍酒一二溟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家失火

故以厭之北後齊果上災與郊同日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郡境太旱獲素善天文曉道甲能役

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祠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楊統章帝時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大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樊英字秀齊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客

後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稱其術

郎顛北海人順帝時公車徵使對尚書顛對曰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大苑趨左右入玉井數日

乃滅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大尉韓詩外傳曰司馬故王天因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宜以五月丙午遣大尉服干戚建井旗

干楮也威斧也西方主兵故大尉執持楮斧所以厭金氣也并南方火宿也鳥準曰旗也以火勝金故書并星之文於旗而建

也書王版之榮引曰氣之異王書祝也於西郊責躬承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

藥已為尚書正朝太會已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嚙之有司奏已不敬有詔問已已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

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大失火魚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

趙彥琅邪人少有學術相帝時琅邪賊勞丙其太山賊叔孫尤忌攻沒琅邪朝廷以宗資為討寇中郎將督州郡兵合討彥為

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南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漢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從孤擊虛以詩之資宜

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殺以進兵一戰破賊

晉郭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王導引參
已軍事導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
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寢處災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木
粉碎桓彝與璞友善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它
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尔必主客有殃彝後因醉詣璞
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御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太
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
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嚴卿善卜筮魏序欲東行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
氣而非却也序不之信卿曰既不必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
獨母家白雉狗擊著船前求索止得駿狗無白者卿曰駿者亦
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尔無所復序行半

路狗然足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
序墜上白鴉數頭無故自死而遂家無恙

淳于智字叔平善厭勝之術高平刘柔夜卧鼠窺其左手中指
以問智智曰是敬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
橫腕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且有犬
鼠伏死手前護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
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速君歸在孤嗥處附心啼哭
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忽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
還如其言每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立效而壤應詹
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上
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智為卦卦成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
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

鞭執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
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万於是致贍疾者亦
愈

有字景先善京貴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
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也猪著卧处屏風上一宿竟佳於
是遂差舒縣延掾王陸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
日月置狀頭又以豹皮馬韉泥卧上立愈

荆世則女病魅積年筮為攻禱代空徙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
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有閉户作
氣若有所區斯須之間見囊太脹如吹因泚敗之女仍大發友
仍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曰懸
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宣城邊洪以四月中旬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
禍甚重可伐七十樹柴積於庖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然其凶難定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後為廣陵
領校遭母喪歸家其夜洪歛葬狂絞殺兩子并殺父又斫婦忘
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
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互文河間人也宋高祖圍慕容超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
太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丑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
玄文說高祖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渾水帶城非可攻拔
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徙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
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基之
高祖從其言至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

南齊顧歡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病邪者問歡歡曰家中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穰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梁柏人方士也武陵王紀反舉岷蜀之衆由外水而丁湘東王命柏人於長州死板上畫紀刑象親下鐵釘于支體以厭之

後魏王早明陰陽九宮明元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

北齊綦母懷文以道術知名東魏時高祖與周文戰於却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色火色黑是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高祖遂黃所謂河陽幡者也

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兄光為祖班祖寺誣其謀反後主詔盡滅其宗族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瑣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閭日曉而歸吏民莫不驚羨郡守馬嗣明鑿術之士為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隋蕭吉善陰陽筭術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鼠祲數見高祖令吉詣東宮穰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座有迴風從良地鬼門來掃太子座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害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座于時至寒有蠖蟄夜從西南未入門升赤帝座還從入門而出行數尺忽然不見高祖太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帝陰歆齋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門

王輔賢新豐人房陵王為太子知皇后遺陽素今始有廢立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大白襲月皇太子薨退之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廢人材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

唐刘王文靜高祖武德二年為戶部尚書其家中妖怪數見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被髮御刀為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衣以狀告其兄上變故誅焉

李抱貞貞元中為昭義軍節度使以久疾為巫祝所感請降爵以禱之章秦凡七上辭甚功至德宗難違之故自檢校司空而授僕射

假告

急告寧休皆假明也說者云吉日告凶日寧然而五日一休始於漢律一月五急著于晉令又若予賜之典所以優礼太臣取請之文所以俯從私願至乃歲時令節多遂歡娛公府餘閑頻

得澣沐蔚為人澤率由舊章其有省親故畱移疾當解或坐稽違之責或掇避事之由悉著于篇懲不恪

漢石慶為丞相武帝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老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帝以為慶老謹不欲共其議乃賜丞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汲黯字長孺為主爵都

尉多病病且滿者三月武帝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嚴助為請告

馮野王成帝時為琅邪太守帝長勇太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其妻子歸杜陵執醫藥鳳風御史中丞劾奉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也便安持虎符出界烟

家奉詔不敬杜餘時在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於記奉為野王言曰竊見今月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謁者自白得告也律

吏二千石以上告歸寧道不分別予賜賜予告也今有司以為

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夫省刑之意省域夫三撮予

告今也則得予告也撮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差又三千石病賜告得罔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今

律施行黜不得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疑當賞不當

去郡之文也疑當罰不當罰則罰疑則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知也法託釋齊稟也假謂假甚違

從厚則罰疑今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疑當罰不當罰則罰

疑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疑去

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也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太信

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罔家自

此始

後漢許荆字子張會稽人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

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魏李豐齊王芳時為侍中高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

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病未滿數十日輒暫起以復卧如是數

歲

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

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祭教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死謂

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

晉王居音字孝孫城陽人也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

邪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興穎川荀遠河東裴遐持羊酒詣

軍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曰諸名士持羊酒未將有以也居時

以假府養馬輔之持遂坐馬廐下與居酒炙羊飲酒醉飽而去

竟不見護軍護軍太驚即與居長假因免為兵

宋王惓之文帝時為祕書郎父敬弘為會稽郡守惓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輒不果見假日將盡惓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

謝靈運為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不平爰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太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病賜假東歸

庾炳之為吏部尚書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未諮事一人言彈一人工歌畝與宿有司舉違制奏焉

唐張重光為華州刺史代宋太府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弟問疾

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綬病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未要舉停

郭鏞為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六月疾假滿百日帝以仲勇許未停官

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大和四年三月甲申畱守崔引礼奏從請假一百日准式停官

梁盧格為侍御史太祖乾化二年御史臺奏格先請患假滿一百日准例合停從之

後唐盧導為右司郎中知雜事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假滿百日奉勅停官

安重誨為樞密事天成四年奏堂兄應州副使晟卒請准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旨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羣官之

有異在常式以難拘宜自初聞日共給七日

李邁為司天少監長興二年二月戊戌御史臺奏邁假請滿十日准前例合停官從之

王昭誨為司農少卿長興二年七月乙巳御史臺奏詔誨自寒食請假四鎮州灑掃已滿百日准例停官勅旨王昭誨方念繼絕特授殊恩久別立園許歸祭奠雖違假限宜示優弘不停見任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七

總錄部一百五十七

薄葬

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歆人之不得見也及夫易之太過著棺槨之象周之家人為丘封之制乃有衣衾飯食芻靈盟器之物為之差降以辨其貴賤焉慎終之禮於是乎在覲夫歷代而下智識之士莫不念及其速朽之理思過侈傷生之義故以冒茱為愧或以愛民為念或激昂忠款刑憂國之言或舊厲奇節或矯俗之迹至有死非其罪發於感憤志有所存著乎治命皆賢達卓尔之操可以垂世而作範焉若乃儉不中福偏下已甚此固異夫仲尼所謂稱家之有無者也

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慶遺入請日子之病革矣如至乎

太病則如之何遺觀其意羊急也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意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何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不懇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葬死於羸博之間

季子名禮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禮聘於上國士也季子諱國居延陵因号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未羸傳齊地今泰山縣也

孔子曰延陵吳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吊其次

深不至於泉如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既葬而封廣輪掄

坎其高可隱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晏子齊太夫晏子之葬

親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大儉備下非之言其既漢張湯

御史大夫坐為長史朱買臣等所搆自殺兄弟欲厚葬之母曰

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槨

揚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

所以致其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羸者不為衣衾棺槨

反烟也真者自然之道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不從

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父命也重難欲從之

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贈賀之孫祁侯與王孫

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詣至也至前願存精

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

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

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

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

禮今則越之言面禮而厚葬也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俗也夫厚葬誠亡

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弊腐之地下靡散也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

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
冥冥忘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鬻真使炆者
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
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文子稱天氣為魂地氣為魄精神離
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
哉裹以幣帛萬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歆化不得鬱為枯
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久客
言不用久昔帝堯之葬也窺木為廬葛藟為緘空木為廬即積
為客也葛藟蔓也一日藟以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
尚死葬也尚崇也言生死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謂者名稱也
今費財厚葬富歸萬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感於戲吾
不為也邾侯曰善遂贏葬

朱雲初為博士杜陵令後居郡田病不呼醫葉遺言以身服斂

棺周於椁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為丈五墳葬平陵東

郭外

龔勝為光祿大夫臨卒勅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物

隨俗動吾冢種相作祠堂冢葬也亦衣得種相受作祠堂皆不隨俗

何並為潁州大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先書為曰告子恢吾生

素餐日久死雖不當得法賻勿受比公食吏死官得法賻葬為小

樽置容下棺禮三重樽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脚之罰也或曰

無令高恢如父言

後漢樊宏為壽張侯卒遺勅薄葬一無所有以為棺柩一藏不

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墓歲光武善其

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彰其德謚為恭侯

吳漢為大司馬夫人先死薄斂小墳不作祠堂

王堂為汝南太守免歸家卒遺令薄斂凡棺以葬

張酺為司徒病臨危勅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歆卒天下以

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今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

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祭遵為征虜將軍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

鄭玄卒遺令薄葬

鄧訓為護羌校尉三子悝弘閻並太后弟也弘疾病遺言悉以

常服不得用錦衣王匡悝閻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

太后並從之

張霸為侍中疾卒遺勅諸子曰昔廷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

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而止此葬足蔽髮齒而已

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為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

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周磐字堅伯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初為重合令後棄官歸鄉

里教授門徒常千八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

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南

隅謂之奧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嘆豈吾蓋之盡乎若命終之日

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縣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

寸簡馮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

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

趙岐為太常將卒先自為壽藏壽藏為冢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菴之類

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扎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

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娶女為牀布單白

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不下訖便掩

趙咨為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教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甚生也不為矣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身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之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

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頽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鑿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戒三代之制興滛邪之法因資糜於三泉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故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下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瘠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悌豐贄重祔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

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妻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忘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太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李以悟尔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歸即葬乎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莫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幾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素棺使人取乾黃玉細持節之聚二千石監卒謂建曰亡子不後有著所有故中單衣先買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不忍父體與士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誓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梁商順帝時為大司馬病篤勅于翼等曰吾以下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噲玉匣珠見之屬何益朽骨石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塚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之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盧植為尚書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袁閎司徒安之孫累徵聘舉召皆不應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擊為藏杜安為巴郡太守卒官時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軍州郡買之表章墳墓

馬融為南郡太守卒于家遺令薄葬

謝夷吾為下邳令將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體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楊震為太尉既為樊豐等所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瓦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祠因飲醜而卒

李固為太尉坐忤梁冀意免遂為冀所誣自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塋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城張奐為太常後坐禁錮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實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諛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宜

且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絲牢以釘密為不喜尔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范冉冉或作丹嘗辟太尉府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

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救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窮穿畢便理其明堂之奠千飯寒水飯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墜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符融陳留浚儀人州郡舉孝廉公府辟皆不就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敬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

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賴川張元祖志行士也

下款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亂也

魏韓暨為司徒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尔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無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况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弥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嘆

王觀為引空上印綬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盟器不封樹裴潛為太常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靈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

沐並有高節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誠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

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幾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其墻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搢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儀也未臻夫穷理尽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下為一區万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生死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天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并夢太極奚以棺椁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極枯豈不衰哉昔莊周闔達無所適莫又揚王孫裸體貴不久客爾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押玉牀象衽殺人狗以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太教陵遲競以厚葬謂壯子為放湯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

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背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汚於清流昔
忝因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
襲於王孫矢上奠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
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齊吾志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
顛聽治之賢公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握陷成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墮絕
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乎祭之賓無設粟米之奠又戚後亡
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郝昭為將軍將亡遺命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
數祭塚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
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公死復何在邪今去本慕遠東西南北
在汝而已

徐晃為右將軍病篤遺令斂以時服

高堂隆為光祿勳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蜀丞相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
時服不須器物

司馬郎為兖州刺史與臧霸等征吳至居巢遇疾臨卒謂將士
曰刺史蒙國厚恩督司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
效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吳呂岱為太司馬卒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
約儉子凱皆奉行之

是儀為尚書僕射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
卒

弘昭為輔吳將軍卒遺令幅中素棺斂以時服
諸葛瑾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

晉石苞為太司馬侍中臨薨豫為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
禮華元享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令死亡者皆斂以
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
也定窆之後復上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
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新親
戚故吏設祭

王祥為太保疾篤者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
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秀末登庸
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不須沐浴勿纏尸皆
澣故衣隨時所服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等皆勿以斂西芒

上土自堅貞勿用甃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趣容棺勿作前
堂布凡筵置書箱鏡區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

夏侯湛為散騎常侍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
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皇甫謐著論為送終之制名曰立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
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
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雖未至壽然嬰疾弥紀仍遭喪唯神
氣損方困頓數年矣常懼夫損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
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
遯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属于天寄命終盡穷骸
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其氣升降尺不久寄其地
合形神形不隔天地之性也尸其地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

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二然則衣食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瑛瑤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揚王親士漢書以為賢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靈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者敬人之不得見也而太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採金環或們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祭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為死也生

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脩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頊革理難今故循高之制奢不石槨斂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蘧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大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坎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率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齊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廬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无拘俗言無張神生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徐苗高密淳于人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皆不就永寧三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塲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太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其家遵孚遺旨官終器物一無施用

顏含為右光祿大夫將卒遺命素棺薄斂

庾峻為侍中諫議大夫臨終勅子珉朝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

杜夷為國子祭酒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鳥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宋王徽累官至義興太守固辭病卒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為靈二宿便毀以葦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

廬陵王紹葬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

張邵為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臨終遺命祭以菜葦葦席為輜車諸子從焉

江夷為相州刺史散騎常侍卒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
南齊崔慰祖為始安王記室始安王遙光謀逆慰祖繫尚方臨
卒與從弟締書令以棺親土不須塋勿設靈座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建武康以著作郎太子舍人徵不起及卒
以楊玉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
絕別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被
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制覆被不須沐浴澹哈珠以本帟被先所
着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中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
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家相承漆棺
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葬作家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
殯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
葬不須轎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

清水一盃子彛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王秀之為吳興郡守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
人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歆以多聲相亂魂而有
知吾當笑之

梁王敬裔為太中大夫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薜藉下
一枝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若不行
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裔外甥許惠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裔
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薜鑿地歸身葬忠侯塋此
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椁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遂有所
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辭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
死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
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志棺固于身土

周於樽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礼教無
違生死無辱此固當為安也

孫讓為光祿大夫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
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耳氣
絕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土安束
以蘧蔭王孫裸入厚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未允今使棺足
周身墳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日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儻
輜束裝之以廢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司用弟二子貞巧
乃織細麤裝輜以葦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張
緒為国子祭酒南郡王師及卒遺命作蘆葦輜車靈上杯水香
火設祭

孔休源為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薄祭鄴朔薦蔬菲而已到漑

到漑為金紫光祿大夫與張維劉之遴友密臨終託劉勅子孫
薄葬

韋散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以疾卒于家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蕭琛為侍中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
十乘事存率素

劉苞為太子洗馬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
率

劉訐平原人刺史辟主簿不就卒於從兄敦舍臨終執敦手曰
氣絕便斂早即埋不須立靈筵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敦而行之
劉查為步兵校尉知著作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靈車還葬
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馭其子遵之行

劉敞隱居山林以山水書籍為娛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

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與
天地相似而不違其文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
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為生魂質雜而
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
莫測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辨而理微事以勛華
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牙生異見季扎丟骨肉歸
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徃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似
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
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
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
具死者神離以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遽

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
乎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
周猶存則同乎季扎各得一隅無傷厥義故周人有兼用之禮
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齊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
仁不知之識於是乎息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
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自固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也及其
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
適彼祭何所施祭則失理也而姬公孔子之教不然者其有以
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
設饋奠建丘壠蓋歆令孝子有追思之地尔夫何補於已遷之
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聶皇熊炎帝蹈
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土安麻索此四

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越遊，則平生之志得矣。夫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泥。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太之道。孔子云：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上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使葬奚珍，無設窆几，文度故舟為槨，子廉牛車載，桓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不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騁歸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盥沈而斂，以一千錢市棺，單故裙衫衣中，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老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爇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塹，塹足容棺，不須塹，甃不勞封樹，勿設祭享，勿置几，窆無用茅君之奪之。明年疾卒。

虛坐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

顧憲之固辭官寵，居家授大中大夫，臨終為制，以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為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身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輔車，覆以鹿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

以寒水乾鉢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喪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灵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爾朔望祥忌可摧安小牀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祀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踈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上用蔬食時菓勿同於上世也亦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爾孔子云雖菜羹水必齋如也本貴人敬豈求備物哉

陳謝貞之為丹陽丞以母憂去職加招遠將軍固辭後卒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以羅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入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虛容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極聖漏將盡斂手而歿何所多念氣絕

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止恐過於獨異爾可用薄服周身載以灵車覆以蓆席坎山而埋之又吾終身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鄉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周引直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遇疾且卒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豐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繫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不見先人必須備禮可着單衣裙衫故履既應待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之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中鹿香炉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後魏任城王雲為雍刺史薨于州遺令薄葬勿受贈槨諸子奉

遵其旨

崔寬卒遺命薄葬斂以時服

程駿為秘書令病篤乃遺令曰吾在世儉薄豈可沒為奢厚或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蔭頗亦矯厲今世設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盟器從古遂卒

韓麒麟為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卒遺勅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

北齊薛淑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勅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于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為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

廣陽王嘉薨遺令薄葬

李宣茂卒遺令薄葬

宋遊道為太府卿天保元年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後周薛端為基州刺史未幾卒遺誠薄葬州府贈遺勿有所受常夔高上不仕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遽蔭束體王孫以布囊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墳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殯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反欲以物予祭者並不得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李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終遺誠其子等曰昔人以窪窵為積葛藟為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為世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墳壻之地勿用明器塗車及儀衛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柳霞為驃騎大將軍開府霍州刺史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並奉行

姚察為太子內舍人太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無布土周於身入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周於棺而葬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塋

唐李勣為司空遇疾謂弟弼曰吾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唯以布裝路車載我柩棺中斂以常服唯加朝衣一副死僕有知望得著此奉見先帝明器唯作馬五六足下帳用縵卓為項巾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儀此外一物不用傳奔終臨誠其子曰古人裸葬汝宜行之

高士廉為開府儀同三司申國公遺命曰生死之義自然之道葬者藏也欲人不知厚殉增墳吾所未取啓手之後墓中無內餘物唯置衣一襲及平生所存之書示先王之訓可用終身諸子遵而行之

蕭瑀為金紫光祿大夫宋國公臨終遺言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異後刺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唯在刺辦自古賢哲非無此等爾宜勉之諸子聿遵先志斂斂在於率儉

蘇瓌睿宗朝為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曰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之

令狐楚為山南西道鄴度臨終誠諸子曰吾生何益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賙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無用鼓吹銘誌能叙事者則為之無擇高位

李夷簡自布衣至將相以直道著聞將終不亂深以違禮厚葬為戒謂浮屠法非先儒教身歿之後釋氏有為功德一皆止之不許建神道碑但誌墓而已謂者謂其立身行道有始有卒盧承慶為金紫光祿大夫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墓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隆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八

總錄部一百五十八

工巧 雜伎

工巧

周官六職工居一焉古先哲人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利用於民其業盛廣智者創物巧者述之所謂冰生水而更寒色出藍而益青疏鑿其流功伴造化惠發於心匠成於手應世以濟時力少而功倍至有昏運機關自能飛動百功之事咸有妙焉然有固作無益以蕩上心則非聖人之旨也

奚仲作車

昆吾作陶

胡曹作衣

王冰作服

夷羿作弓

高元作室

虞姁作舟

伯益作井

赤冀作臼

乘雅作駕

公輸般魯人公輸若之族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

小言年高般請以機封般下推於樽般乃伎巧暑見若掌般

將從之禮未功也禮未般公肩假曰不可般尔以人之母掌巧則豈不

得以禮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与以借於又公輸般削竹木為

鵲成而飛之二日不下又論行云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鵲飛之一日而不集又公輸般

為楚作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見荆王曰臣以為宋必

不可得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

試之於是公輸般設攻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九攻之墨

子九却之不能入故割輟不攻宋

漢落下閔營渾天鮮于望人度之耿中丞象之

後漢張樹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尽

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負徑八尺

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

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竈首御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

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則振竈機發

吐丸而蟾蜍御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竈發機而七

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
所記未之有也嘗一童機斧而地下覺動京師學者咸恠其無
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又云今二輪獨也

蔡倫為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
練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
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

咸稱蔡侯紙

湘州記曰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
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舂紙臼也

魏馬鈞巧思絕世傳玄世之曰馬先生之名巧也少而遊豫不
自知其為巧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而世人知其巧矣舊
綾機五才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
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累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
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駸騎

將軍秦郎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
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尔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
鈞字德衡鈞者器之莫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
莫不模哉鈞曰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
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
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
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
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
可益受詔作之以天本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祭
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繫鼓吹蕭又作山嶽使木人跳丸
擲劍綠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鷄變巧百端此三
異也鈞見諸葛亮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

倍又患磬石車敵人之於崇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
屬而至欵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
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常試以車輪縣領斃數十飛之數百步矢
蜀諸葛亮為丞相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
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
足頭入領中舌著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太用不可小使特行者
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
領轉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助刻者為
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
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
之數助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
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
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
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
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
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
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
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
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
分八厘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軫長四
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
一寸四分同杠耳

吳張昭弟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
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

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

葛術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止應畧度

晉杜預為度支尚書以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止之武帝甚嘉歎焉

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居其下以鍛官至中散大夫

謝安字安石初元帝過江之從舊章多缺其輦亦亡制度太元中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老大小

如一安位至太保區締衡陽人甚有巧思造木室作一婦人居中人扣其戶婦人

開戶而出當戶再拜還內戶內又作鼠布于中而四方丈餘開

四開開中有十木人縱四五鼠欲出聞木人輒推木掩之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

補尚方左校陳臆以工巧見智後趙那輔好學有木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謝皆

輔所營解飛為尚於令機巧若妙思奇發造指南車賜爵閔內侯

前燕陽裕為慕容旣左司馬裕有巧思及遷都和龍旣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

南燕張綱為慕容超尚書超為晉劉裕所圍遣綱出來救於姚興為裕所得於是張綱為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

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枝之屬遙臨

城止

宋張永多能精思為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太祖世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置皆受則於永

謝莊字希逸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本方丈園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南齊祖冲之則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閔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外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去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遣使於樂遊苑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坤之造敬器獻之冲之以諸葛亮有牛木流馬乃造一器

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木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築永元二年冲之卒

祖暅之冲之子也少傳家業定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僞無以過

劉休為散騎常侍太祖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隱居茅山自號陶隱居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夾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陳徐世譜為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譜解舊私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入

孫瑒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後魏李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
兆新起寢皆資於冲動志強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
几案盈積剗剗在手初不勞厭冲位至尚書僕射

柳儉豫州人殿中將軍闕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永寧寺九
層塔安興為匠也

王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

北齊郎基為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
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凱仗亦盡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解
罷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
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隋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
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安人長安仕周為御

銜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開皇中歷大府丞
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掌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
為之稠錦既成踰所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
假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
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大史局又作馬上刻漏世稱
其妙帝初即位進歌器帝善之放為良民歲餘受右尚方署監
事

劉龍河間人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脩三爵臺甚稱旨
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祚大見親委拜將軍作大匠遷都之
始與高穎參掌制度代號為能

黃亘者不知何許人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
直少府將作于時政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

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莫能有所損益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常侍

宇文愷為營宗廟副監太子右庶子廟成別封甄山縣公及遷都文帝以愷有巧思詔領新都副監高穎雖摠太網凡有規畫皆出於愷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脩之既而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煬帝時為工部尚書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太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太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雜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宇文述太業中為左衛大將軍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

虞孝仁煬帝初為候衛將軍兼領金谷監禁苑

唐閻立德隨殿內少監毗子也武德中為尚衣奉御立德兄弟並素承家業巧思知名至是造袞冕等六服并腰牽織扇咸依古式

獻者帝甚悅時中國久絕瑤之匠

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又煬帝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太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威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伏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訖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

入廟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
珮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
無珮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
籍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遇為相逼乃廣為盤
輿引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弥平坐天子獨居其
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後遷大府卿兼領少府監遼東之
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
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
稠造橋二日而就又帝令造戎車萬乘鈞陳八百連帝善之又
帝征遼水之遣何魏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
對夜中施人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
仗建旗內隅置闕而別一觀下三門遼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

神功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
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
觀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
巧思世積釋之以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實以玄象直大史
李昭德為內史以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
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于安衆坊之
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万計然歲為
洛水衝注掌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
是竟無漂損

衛普喜為同州襄城府衛士造指南車詔授陪戎校尉仍直少
府監嗣曹

王臯為洪州觀察使多巧思常為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想風鼓浪其疾如挂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為久不可敗
金公立為典作官元和十年十二月帝閱新作指南車記里鼓於令德殿賜公立緋服銀章及馬一疋至穆宗元和十五年十月故金忠義男公亮進脩成指南車教里鼓車又文宗太和元年六月賜脩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疋

雜技

孔子有言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六藝之末百技斯出觸類而長塗非一雖六藝成而下蓋乃執以事上專其業者不二利其器則必善是故游必精識影響斯應巧斝竒中毫釐罔差斯皆傳習有師臻究在己擅名厥世著論有要至乃技虛得

養生之道奮勇銜兵家之勢造物成法濟時有用斯亦智之絕倫者也

伯樂秦人善相馬

庖丁宋人好解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水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失曰有酒

如澗有肉如陵水名寡人中此與居代興代更

亦中之

漢削氏以洗削鼎肉洗削治刀劍也

相里以馬醫擊鍾

黃直以相馬立名天下

留長孺以相莖立名

褚氏史失其名榮陽人以相牛立名

衛綰代大陵人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戲車若今之

雷被為淮南王安郎中安太子遷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被

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尹翁歸善擊劍人莫能當官至扶風

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

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若馬者甲兵

之本固之太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

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儒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

楊子阿臣援常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

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乃如察刑今欲形之於生馬則

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人考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

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

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中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

下欲深下唇欲援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

懸薄服也腹下散平滿汗溝欲深長而勝本欲長懸薄欲厚而緩

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梁冀為大將軍能蹴鞠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

馬嚴好擊劍從其故門生肆都學之官至將作大匠

魏許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奪問送印者

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奔出陳長文以語韋仲將
即上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可中
八九仲將閣長文從誰得洛衣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
文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三
家相法傳於家

孔桂字叔林性便研好蹴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嚴翰字公仲篤好擊劍

朱建平善相術於里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聞之召為郎又善
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
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帝膝大大怒即殺之

游楚好檣蒲投壺自誤後為北地太守

王弼為尚書郎善投壺

王湛字處仲為汝南內史湛少有隱德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
輕之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若行近見
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又曰此任
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蟻當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
郵馬如常濟難異

王胡之為丹陽尹善於投壺手孰閉目而投南齊庾道愨尤精
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愨託以已板
為他物令道愨占之道愨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
褚彥回詳密求獲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
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愨仕齊位射聲校尉

垣榮祖為東海太守榮祖善彈烏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群翔榮
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王敬則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景和中常使
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乃補俠教隊主
後至大司馬

梁王神念為瓜牙將軍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
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有揚華者能作驚軍騎並
一時妙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

總錄部一百五十九

窮愁

憂懼

窮愁

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屈原亦去人窮則反本故勞
芒倦極未嘗不呼天也蓋士之坎窞流離幽憂困辱鍾乎天運
亦曷能免焉中古而下乃有躬聖哲之姿挾霸王之術屬世道
之交喪致才命之乖并捷皇道路白於凍餒遭罹罪罟濱于死
亡或淪陷于殊鄰或流放于裔壤百齡奄而忽已六合廣而莫
容猶復寓情於文翰遺恨於來裔誠亦有生之至艱人倫之共
恨也至或無德而祿以至疾顛狂道事人自貽伊戚雖嬰咎悔
非世之所歎云

甯戚齊人家貧無以自資扣牛角而歌曰南山斫白石爛生不
遭克與舜禪短布單衣繞至斷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何時
旦

越石父齊人也凍餓為人臣僕三年晏嬰解左驂贖之戈夷違
齊如魯天大寒而與門弟子宿於郭外寒踰甚謂弟子曰子與
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
愛也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戈夷解衣
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漢鄧通官至上大夫免官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徽外鑄錢
徽猶塞也東北謂之徽下吏驗問有遂遂成也成竟案盡沒入之通
家尚負責數鉅萬積共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長公主賜
通即主館陶長吏輒隨沒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

假衣食公主給其衣食而恐吏沒入故託云假借名一錢寄死
人家

息夫躬封宜陵侯為左曹光祿大夫免官就國未有茅宅寄居
丘亭也丘空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賣惠往

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桑東南指枝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或招指以有
上書言躬懷怨恨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建繫洛陽詔獄欲

掠問躬仰天太鐸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耳鼻出食頃
死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
其文

後漢馮衍字敬通更始僕躬鮑永安集北方以衍為立漢將軍
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即位永衍知更始已歿乃罷兵幅巾降

於河內帝怒衍等不時至未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推陷太姓令狐略是時畧為司空長史諫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問衍遂不得入後外戚陰興新陽侯陰就深敬重衍衍遂與交紹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改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嘗自詣詔獄有詔赦不問西州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又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帝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捐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

居貧年老卒

張升陳留人桓帝世黨錮事起升守外黃令去官歸鄉里之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令官堅日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逮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有老父不知何許人趨而遇之慎其杖大息言曰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歎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趙岐京兆人為郡功曹是時中常侍唐衡兄珪為京兆虎牙尉郡人以珪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珪深毒恨及珪為京兆尹岐懼禍及與從子哉逃避珪收其家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立

孫嵩遊市見歧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曰視子非
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勢
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以實聞之遂以俱歸藏歧複壁中數年
岐作危也歌二十三章復諸唐死戒因赦乃出官至大僕范滂
汝南征吳人郡署功曹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滂即
自詣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
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衣人救
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不絕氣傳稱其仁秦越
人還親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
之氣竭矣然而構臍出乎車輪鍼石運乎手瓜今所賴者非直
車輪之構臍手瓜之鍼石也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

復舍血枯骨複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實所宜傳而著之餘畏
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

胡毋班王康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康受表
紹首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康書云自古已來未有下
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已之况卓
今處宮闕之內以天下子為藩屏幼王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
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嫌卓猶
以街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因僕於獄欲以蒙鼓此悖暴
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
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
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
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

慎勿令臨僕屍骸也康得書抱班遂死於獄

蜀許靖汝南人少與從弟邵俱知名而私情不協邵為郡功曹為排擯靖不得蔭叙以馬磨自給

吳孟宗為驃騎朱據軍吏持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王尼辟車騎府舍人不絕洛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餓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劉琨鎮并州父母為劉聰所害琨與段疋碑期討冠琨慮反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足碑夷狄難以義伏冀翰寫至誠僥倖萬

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玄壁本自荆山珠惟彼大公望昔是渭濱雙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相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月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矣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輪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湛湛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會王敦密使足碑殺琨琨聞敦使謂其子曰處仲來而不我告處仲王敦字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離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

爾因歐敬不能自勝

殷浩為中軍將軍亂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誅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誰因而泣下

殷仲文為桓玄侍中轉尚書玄敗歸晉抗表解職不許因月朔與眾至太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迂為東陽太守意弥不平東陽為何無忌所絕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喬散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珠等謀反及其弟叔文並伏誅

宋劉甚為丹陽尹散騎常侍時委心於彭城王義康湛所生母亡時文帝與義康形兆既乖豈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其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迂迓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湛被收入獄見弟素曰乃復乃汝耶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害正見今日如何

毛脩之為冠軍將軍安西司馬敗為後魏所獲後朱脩之亦陷魏毛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評訪朱具荅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為時人所稱毛悲不得言真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反

梁王僧孺為南康王長史被讒免官友人盧江何炯猶為王府
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為勞
未能忘弭昔李叟入梁生適越猶懷悵且或吟謠况歧路之曰
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
累於何聞所以握手恋恋離別珍重弟愛同鄒李淫淫承睫吾
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甌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
宜子雲筆扎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
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類增變
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尋蹈明科去皎皎而
而非自污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
名橫承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
盡而繼之以血顏惟不肖文質無所取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

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為尺板斗食之吏以從見衣黑綬
之役非有奇才絕李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正俗振民動一義
可以固邦興國金壁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蕃魏井卧安郢腦日
逐體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
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鞍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
直以章句小才虫篆未藝舍吐繡縹之上跼蹐搏俎之

側委曲同之鍼繁碎譬之未益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如性踈澹
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
三乘靡遘不典運并十年未從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畧方
且抱樂街圖訟驅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十隔千里於泉亭不
得奉板中消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劔歸
來思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語言非

籍左右之容無勞群公之勛又非同席共硯之風逢筭餌危酒
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膳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
班九棘出轉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爵人不
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蓋基薄墻高塗進
力躡傾蹙必然顛匄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
有驗脩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敢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
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燬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鷄雖事異
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古秋成此筆端上可以披卑北方次
可以論輸左校變為丹楮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
生之施解網旣禽下車泣罪敏茲若媿憐其骸骸加肉朽腐布
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奉高止復除
名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大

馬識厚薄負首方足孰不載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
在朝見疾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鄉
原耻戚施可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
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泯德者之心呼可悲
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
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
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多叫令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
而俱塗蜘蛛絡幕燿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晚
肩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為鄰永用蓬蒿日沒愴其長
息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壘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瓠瓜
不食方當長為傭保糞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
得與二三士友抱影接膝履足羗肩搗綺穀之清文談希微之

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尔
儻不垢累時存寸扎則雖先犬馬狝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
裂裁書代面筆波俱下

後魏韓顛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以自矜伐訴前征勳
詔免顛宗既失意過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暉曰
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
遊策駕厠群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御淚屆
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夫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

李諧為金紫光祿大夫元顛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顛敗除
名乃為述身賦一千五百餘言末云顛自託於魚鳥未得性于
飛沉康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以贓罪賜死及臨自尽沐浴換衣防
卒扶持將出却入適遠家庭如是再三泣歎長久乃卧而引藥
曹外北海人以學識清立見知出帝時為國子祭酒不營家產
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

隨劉炫河間人為大孝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烟於河間于時
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存炫與妻子相去百里
聲問斷絕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
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餘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
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逝故友飄零門徒兩散溘死朝露理
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膏臆貽
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後哲知余鄙志尔餘從縮髮以來
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極捷未嘗加從孝為明師矜擯楚
弗之及暨乎數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

弱乘參長者援及耆艾教接後生孝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
倦幽情寡過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如其大幸有四其深
恨有一性本愚敏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搢紳之末遂博得
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也一隱
顯人間沉浮世俗教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掛於白
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身行慙忍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
其幸也二以此庸虛屢動睿眷以此卑賤每昇天府奇鑣驥駟
北翼鷓鴣整紉素於鳳池記言動于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
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臺已嗟退反初服
閃黻故里說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現省野物登臨園沼
緩步代車無事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
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改僻謬撰修始畢

事業適成天違人願時不成與世路夾學校尺齊道不備於當
時業不傳於身後御恨泉壤定在此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
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
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敗炫飢餓無
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改變遂閉門不納時
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唐盧照隣為鄧王府典籤照隣始去新都也寓于京城都陽公
主之府時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時年九
十餘而視听不衰照隣自傷年纔強仕而沈疾因憊乃作病梨
樹賦以傷稟氣之不同詞甚麗美

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後罷知政事出為蒲
州刺史屬大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之皎大怒後轉青州

刺史皎弟晦為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
楚客常溫削陰相王輔政之詞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李
勣之詔貶沔州別駕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
已勅符下州徵賦安石嘆曰此祇應須我死爾憤激而卒
常陟為東京留守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
中原起兵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
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于此予有志不伸得非天
命乎因遘疾而終

陸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罷相貶忠州別駕十餘年常閉門不
出人無識其面哉

後唐崔勣孫為吏部侍郎貶官塞北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
孔勣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以塞途中今為逐

客勣曰以其年過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

夏懼

夫憂懼之來咎於心術而形于外者也乃有乘艱虞之會履崇
高之位謀人國策之匪藏遭事之變進退之無措蹈危機於夙
暮覲咎微之明白乃至遭離誣謗播身非所逼畏權倖見忌當
塗危言高論而為世不容時移事改而投迹罔寄跡是隱夏充
積恐懼交至愁歎兼倍惴慄靡遑乃至志消而神竭中乾而疾
作愆和違沴傷性隕軀者亦此比有之矣仲尼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自非体道無悶安之若命又孰能恬漠而不帶芥哉
治塵衛大夫初衛侯出奔楚晉人復衛侯衛侯使貽周欵治塵
曰苟能納於吾使爾為卿恐我喧距已周治殺元咿及子適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御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

而死冷產卿

范雎魏人秦昭王拜為相封以應魏侯而與武安君自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繫趙鄭安平為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奏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罪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公之意乃下令國中敢言鄭安平事者以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三歲王移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優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平安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勵激應侯

懼不知所出

李斯為秦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由告囚成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延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為光祿大夫出為安定太守特成帝諸舅平侯王譚年次當繼大將軍王鳳輔政尤與永善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自代帝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宜辭朕保謙讓之路譚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郎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王莽時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時劉歆子
棻甄豐子尋獻符命莽誅豐父子投棻囚裔薛所連及便收不
請不須請時雄校書夫祿閣止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
免乃從閣止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
請問其故使人密問之迺劉棻嘗從雄季作寄字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
獻符事也不知命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
作符命以推解朝言譏之也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初與衛尉陰典新陽侯陰就
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憇西京外戚賓
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從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
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入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
林素愚駕行義汗穢外无鄉里之譽內无汗馬之勞猥蒙明府

天覆之德華宥重壘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灰土
賴蒙搭其素行復保首領倍加德厚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灑
骨髓德重山岳澤河海前送淄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
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宥自一日到十
二月書報宥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
得出連雨又疾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
駿馬之恩使長有依宥以效忠心于是西宥故閉門自保不敢
復與親故通

張夔敦煌人也為大常陷罪禁錮宥鄉里夔前為度遼將軍與
段紀明爭擊羌不相平友紀明為司隸校尉欲逐夔宥敦煌將
害之夔憂惧奏記謝紀明白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
情相宥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

以寫白而州期功提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刃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苦蒙憐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矣生
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款求人岳山之用此淳于髡所
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
骨無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室之僕同文
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寬則呼天劣則叩心今呼天不聞
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主聖世獨為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
如不哀憐便為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紀明雖剛猛省書哀
之卒不忍也

魏夏侯玄曹爽姑子也爽誅玄為大鴻臚徙大常大傳司馬

宣王薨許允謂夏侯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字許允鄉何不見

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子允司馬宣王

子晉景帝也子上市景帝弟文帝也

司馬望為散騎常侍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罔晉室望
雖見免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
州諸軍事

吳聶友為丹陽大守友與諸葛恪善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
鬱休太守友答病憂死

晉衛瓘武帝為司空子宣尚公主大尉楊駿與黃門寺毀之諷
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

樂廣為尚書令成都王穎廣神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違難而
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人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
以五男易一女人又猶以為疑廣章以憂卒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永廣初為趙王倫相國左司馬及倫

借逆重以憂逼成疾而卒

王坦之字文廣簡文帝末為左衛將軍帝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後溫於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宋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自以多行無禮常因憂憲時高祖西討劉毅以長民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劉穆之輪之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大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代以老父弱子委節下若一字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必踐機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傳亮字季友比地零州人也景平中為尚書令領護軍將軍時

少帝失德內懷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後庾亮命立文帝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百其一一篇有悔懼之辭

顏邵剛正有高力為謝晦所知晦為領軍以為司馬庾亮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焉邵慮晦將有禍出求竟陵太守未及之邵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拒朝廷邵飲藥死

南齊到撫字茂謙彭城武原人為安南諮議參軍有愛伎陳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撫罪付廷尉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

陳顯達為江州刺史明帝世心懷不安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羞意甚不說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為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有罪下廷尉一

宿髮白皓首

魏准會稽人為大孝生以才孝為王融所賞融既歿奉竟陵王子良而准鼓成其事大孝生虛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敢在眼中笑及融誅召准入舍人有詰問遂懼而死孝躄皆青時人以准膽破

蕭穎胃為荊州史時梁高祖初奉義兵巴東大守蕭惠訓子續已西大守魯休烈弗從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胃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園建康穎胃自以戰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不樂瘳疾數日而卒

徐榮祖為秘書監嘗有罪繫獄且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慙於內髮變于外當時所以稱之

梁沈約字休文高祖時為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太傅高祖初與張稷有憾及稷卒因言之約曰尚書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論帝以為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內內約懼不竟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狀而憑空頓于戶下因病嘗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乎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武帝聞大怒中使譴責者數馬約懼遂卒

後魏樂良王萬壽景穆帝之子文成和平三年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死

李式字景則其兄敷為尚書監皇興四年為猷文所誅式時為兖州刺史式自以家據權惡心慮危禍常勅津史臺有使者必先啓聞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過不停此則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

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張湛燉煌人初仕沮渠蒙遜為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崔浩識
禮之湛至京家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訟常報答及浩
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却投慶平皆絕以壽終

北齊魏蘭根為開府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于寺武帝大加
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

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侍郎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入廟重灼
於世收初不諳門陵為孝武登祚救云朕託体孝文收嗤其卒
直正負外郎李慎以告之陵深忿忌時鄭閔帝殂令收為詔陵
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
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囚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
為言于中尉慕容紹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錄因此怖懼

上籍遣還鄉扶持初神武固讓天柱太將軍魏帝勅收為詔令
遂所請欲加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
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

後周侯植為司倉下大夫時晉公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
自安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任植因謂龍恩曰兄既受人任使
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承聞言于護願公推誠王室擬
迹伊周護曰我蒙大祖厚恩且當猶子之親誓將以身報國賢
兄應見此心鄉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
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

尉遲運以宣帝在東宮為右宣正帝即位為上柱國運之為宮
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踈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字文孝
伯等皆為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謂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

趙光裔光中拜平章事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藉沒頭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即者故覲軍容使復恭從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裔謂郭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聞奏希即泣訴於帝帝令自見光裔言之希即訴陳叛祖復光有大功王室伯祖復恭為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朝公本朝氏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伯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裔方恃名得為其所折挹然不樂又以希即幸臣慮撫他事老已必不自安因疾疽卒

張全義濮州臨濮人也同光四年為忠武節度使尚書令是時

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元行欽又北征不利全義奏言明宗為兵馬摠管威名素著速請渡河招撫鄴都時明宗已為辟小間言莊宗猶豫未決全義瀝懇進言故曲從之及明宗為亂兵所擁全義先被疾既聞其變憂懼不食薨于洛陽之私弟李愚為翰林學士承旨長興初除大常卿時大臣加恩所為制詞不恆愚尤深憂懼家皇城內因忌日行香即宿于洛水南佛寺以防糾劾

于鄴天成中初除工部郎中時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鄴往公參文紀以鄴名其父諱不之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公參何以省上鄴憂畏大過一夕醉炆雉經于室

索自通大原清源人明宗時為西京留守楊彥溫據河中叛命

自通出師討平之時末帝鎮河中臨事失於周旋帝深御之及
帝即位自通為右龍武統軍嘗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
退涉洛水陽墮而卒

晉趙在禮為晉昌節度使契丹入汴目鎮赴之過洛謂朝廷曰
我王嘗言致莊宗遇亂者我也我深以此行為憂或曰戎人好
利宜以厚賚餌之何過慮耶時有契丹諸部渤海首領万牟翰
奚王拽刺相遇於途在禮望塵致敬牟翰拽刺于諸部偏帥咸
倨以受之在禮憤以致疾及至鄭州泊於逆旅見一步健趨而
過詢之乃同州劉繼勳之瓜牙也問繼勳先至關我王作何安
置步健曰已鏢矣在禮大驚及夜以衣帶就馬櫪目絞而卒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

